



王蒙与单三娅女士

“我感谢三娅，我仍然是九命七羊，我永远纪念着过往的60年、65年、80年，我期待着仍然奋斗着未来。”10月15日是著名作家王蒙八十大寿的日子。人民出版社特推出《王蒙八十自述》，回顾他80年的人生经历，反映他对生活、创作的所思所想。书中，王蒙也首次提到了他的“新夫人”——《光明日报》资深知名记者、“美丽秀雅的单三娅女士”。

不老真爱，何顾耄耋？

80岁王蒙有了新夫人：此生无憾

新华网在相关消息中说：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，王蒙一生波峰浪谷、纵横捭阖。他14岁入党，22岁在文坛爆得大名，受毛主席钦点；两年后却被错划为“右派分子”。不到而立，举家西迁新疆，一待就是16年。中年之后，他时来运转，

奉调回京，创作、为官双丰收，当选中央委员、作协副主席、文化部长、全国政协常委，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古稀之年，王蒙痛失爱妻，但他直面未来，重新选择。

2012年3月，与王蒙相濡以沫近60年的妻子崔瑞芳，因癌症病逝。王蒙与崔瑞芳的感

情，一直是文坛感人至深的传奇。崔瑞芳曾以笔名方蕤出版过《我和先生王蒙》，在她看来，“那个真王蒙惟有我心知”。所以，爱妻离世的打击对王蒙来说无异于“天塌地陷”。幸而，结识《光明日报》资深记者单三娅，让一生乐观坚强的王蒙重获生机。王蒙说他与单三娅女

士“一见钟情，一见如故”，单女士美丽秀雅，“是我的安慰，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”。

王蒙说：“2013年，我就要79岁了，而按照过去的民间习惯，我的‘虚岁’也已80，从1953年我动笔写《青春万岁》算起，我从事文学写作已长达60年，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

65年。感谢上苍，从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个寿数。”

耄耋之年的王蒙用他的新作告诉世人，“明年我将衰老”，今天仍是“青春万岁”。作为一位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，同时也是思想家、政治家，他的一生值得我们去阅读。



王蒙，著名作家。1934年10月出生于北京，祖籍河北南皮。王蒙的主要文学成就就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开始，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，倡导作家学者化、学者作家化，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。王蒙文学生涯已跨越60个春秋，创作的文学作品多达1700万字，既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也有文学评论和古典文学研究等多种文学形式，并在维吾尔语和英语作品的翻译方面贡献良多。代表作有早期的短篇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、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、中篇小说《蝴蝶》、自传《半生多事》、《大块文章》、《九命七羊》等。2010年11月15日，荣登“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”。2000年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王蒙历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中共中央委员、文化部部长、全国政协常委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。

■ 阅读延伸

王蒙与前妻崔瑞芳

没有她，就没有王蒙



崔瑞芳与丈夫王蒙的结婚照

她总爱说，王蒙永远是个需要照顾、宽容得一塌糊涂的呆子。王蒙总爱说，没有她，就没有自己。

“我在王蒙的生活中，在他的梦中，在他的写作中，在他的一切活动领域中，在他多变的时空中……”她，与王蒙相濡以沫近60年的妻子崔瑞芳，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。崔瑞芳曾以笔名方蕤出版过《我和先生王蒙》，在她看来，“那个真王蒙惟有我心知”。

去年3月，崔瑞芳因癌症病逝，终年80岁。散发着“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”的王蒙在她的灵柩前失声痛哭到几近瘫软。“这是我的天塌地陷”王蒙说。

1950年寒假，在北京女二中读书的崔瑞芳被临时调至东四十一条39号一个四合院协助“三反五反”运动做文书工作。王蒙写的《组织部

新来的年轻人》就是以这个院子里的生活为原型。报到那天，王蒙和她在同一个厨房打饭，王蒙总是朝她笑笑。一天晚上，11点多，崔瑞芳忽然听到“嘭嘭”敲窗户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她笑。

很快，崔瑞芳接到了王蒙的第一封求爱信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，你走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想你……”这一年，王蒙只有18岁。

1953年两人正式恋爱。1957年1月，两人举行了没有仪式，没有主婚人的婚礼，婚宴是自家的炸酱面。此后半个世纪的起起伏伏，无论是远走新疆，还是重回北京，崔瑞芳都陪着王蒙。

读者眼中的王蒙才华横溢、潇洒风趣，可在崔瑞芳看来，“连他过马路的姿势我都觉得拙笨万分，几乎是瞪着眼睛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走去，

我们是世上最平常的一对。天塌地陷了，我们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。风风火火了，我们还是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。愿我们的福气，让所有善良的人世男女分享。

——崔瑞芳《我的先生王蒙》

害得我连连指导。”“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白痴？”王蒙多次问她。但也坦言：如果没有了妻子，自己简直是寸步难行。

2007年，两人举行了结婚纪念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一贯健康的崔瑞芳，2010年查出患了结肠癌症，2012年3月23日，她永远的离开了王蒙。此后的王蒙陷入无尽的追忆当中。

“常言道：一个成功男人的后面，会有一个后盾型的女人。尽管这句话我不太喜欢听，但事实上我充当了这种角色。公平地说，我已逐渐地失去了自己——但这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。”崔瑞芳曾言。

作家张贤亮说：“有人说王蒙是没有绯闻的。他当然不需要绯闻了，他已经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性，足以涵盖一切的女性。”

■ 王蒙如是说

谈单三娅：
“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”

王蒙在他最新的作品《明年我将衰老》中写道：“2013年对于我是重要的，这一年，怀念着也苦想着瑞芳，万念俱灰的我在友人的关心下结识了《光明日报》的资深知名记者，被称为美丽秀雅的单三娅女士，我们一见钟情，一见如故，她是我的安慰，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。我必须承认，瑞芳给了我太多的温暖与支撑，我习惯了，我只会，我也必须爱一个女人，守着一个女人，永远通连着一个这样的人。我完全没有可能独自生活下去。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，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。我感谢三娅，我仍然是九命七羊，我永远纪念着过往的60年、65年、80年，我期待着仍然奋斗着未来。当然，如我的小说的题目，明年我将衰老，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，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，青春万岁，爱情万岁。”

谈自己：
“我仍然是九命七羊”

“九命”，是因为中外很多国家都有猫狗有九条命的说法。我属狗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道路也比较宽阔。有农民命、工人命、作家命、政治命等，所以说我是够“九命”了！至于“七羊”，“羊”在古代与“祥”相通。由于我话多，祸从口出，有时也会遇到些麻烦，但是还多能遇难呈祥，遇到九次麻烦起码有七次都能没事，所以叫“九命七羊”。马君桐